

· 长篇小说 ·

高手对局，胜在阳谋

成败

成就大事业必具大手腕、大眼界、大谋略

邓元梅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成败

邓元梅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败 / 邓元梅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108-3155-3

I. ①成… II. ①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77266号

成 败

作 者 邓元梅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18.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155-3
定 价 39.8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第一章 谜局/001

乔一川当初听从了父亲的安排，踏进了江南资本运营公司的商场，这一踏入就是好几年。在这好几年里，他一路过关斩将冲到了计划部副部长的位置，原以为自己会成为江南资本运营公司里最耀眼的职场新星，可父亲的死，把他从云端拉到了谷底，甚至是十八层地狱里。在父亲死去的两年内，乔一川坐尽了冷板凳，可他并不认为坐冷板凳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父亲的死因至今不详。那是握在董事长成道训手里的一张生死牌，随时随地会要了他的命。这些，他不会告诉郝小麦，更不会让她受到半点儿惊吓。只是他万万没想到，郝小麦竟然在他的眼皮底下，活生生地给他戴了一顶绿帽子，而且戴得如此突如其来，如此轻易，又如此沉重。

第二章 北上/034

乔一川去了司守利的办公室。司守利还是前几天的老样子，埋头看着文件，而这些文件在乔一川眼里有的是机密，有的是废纸。可是坐在这张老板椅上，就会有无数张废纸等着批示和审阅。他以前做办公室副主任的时候，也会面临着这样那样的文件，也会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选择。哪些该送往领导，哪些该自己运筹帷幄，其实也是大有学问的。那个时候，他有父亲的光环罩着，不管他送上的文件是对还是错，很少被领导骂。那个时候，他一路顺畅得天下无敌一般。可失去父亲的光环后，他连文件的毛边都没再摸过，他纵使想犯一次错误，成道训董事长也不会给他这种机会。

第三章 织网/063

乔一川盯着这四个字出神。他很明白，这个神秘人在提示他什么。他在房间里转了几圈，他在想，他的网该往哪里织。他想起了老爷子，尽管父亲让他尽量不要去打扰老爷子，可他想，他来北京了，应该告诉老爷子的秘书孟明浩。他拿起手机，想了好一会儿，还是决定给孟明浩发条信息。信息怎么写，他也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他对孟明浩说：“孟秘书好，我是乔一川。上次非常感激您的关心和帮助，现在我已被公司领导派往北京工作，刚刚到北京。我给老爷子和您带了一点儿家乡的特产，特别是老爷子喜欢吃的珍珠菜，是我妈亲手做的，味道非常纯正。我想给你们送去，您觉得哪天合适，通知我一下好吗？我在北京人生地不熟，还望孟秘书多多指导和帮助。大恩我会永远牢记。”

第四章 项目/093

一桌饭，现在看来简单，但因为已经成为一种模式，所以需要面面俱到，哪怕参加的人都知道仅仅是形式。但他们必须知道，这桌饭不在于它的内容，也不在于它具备不具备实际效用，这种形式的效用就在于它的无用，在于它的存在表达了一种共识。看看在场的这些人，乔一川清楚地知道他们绝对不是饕餮之徒，他们谁也不会在乎一顿饭吃什么菜、喝什么酒，陪吃的女人是不是漂亮性感。像吴得喜那样？绝不可能，这些人有一定的地位，还有内在的文化素养，他们都会把时间、空间分得清清楚楚。

第五章 运营/125

回北京后，乔一川并没有找伍志谈胡总投资的事情，伍志也没有提过这件事，好像这件事压根儿就没有发生一样。只是一周后，邱国安突然给乔一川打电话，问起胡总和公司联手投资的事情，问他为什么回北京一周了，投资的事情却没有半点动静，他在北京到底在忙什么。邱国安还提到了小齐，问那个小女孩到底是谁。乔一川和万雄都是他重点培养的年轻人，断不可以在这上面传出闲话。现在总部都知道公司要和胡总联手建药厂的事情，这件事他也不清楚到底是谁传出去的。而成道训董事长一直没表态，似乎全看着他，他现在有些骑虎难下。成道训在电话中问乔一川：“需要我来一趟北京吗？”

第六章 圈套/160

当酒上来之后，刘教授才发现，他的确被当成了贵客，酒，是梦之蓝系列中最贵的一款，梦9，52度。梦之蓝的酒是刘教授最喜欢的一种酒，这个系列的酒口感好，而且酒喝到一定程度上，人特容易兴奋。看来成道训提前做了功课，至少问过伍志他的喜好，这倒让刘教授在不自觉中被一种感激包围着。看来，人在糖衣炮弹面前，想做到完全不湿身也是相当有难度的。当然，刘教授的感激还有乔一川冒死救他的举动。这个年轻人，第一次见面，他就对他有着很好的印象，现在，这种印象在这一场事故中变成生死之交了。这种交情，是他毕生难忘的。只是他不会去表达，一如他不会在这种场合表明他会为秀湖进入湿地保护名单而努力一样。在他的为人处世字典里，交情这种东西，一如爱情一样，可遇而不可求。

第七章 幕后/193

老爷子重重地在乔一川的肩上拍了拍说：“你是我的孙子，我不允许你说出这么没志气的话。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秀平桥的事情，我管定了，而且我要亲自去找路涛，由你来负责重建秀平桥。这座桥是你父亲的遗愿，他没能完成，现在必须由你来完成。只有这样，他才没有白死。我知道，他受了很大的委屈和屈辱，越是这样，你越要坚强起来，把秀平桥堂堂正正、完完好好地架起来。再说了，秀平桥早点儿架起来，平湖口的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他们实在太苦了。我看着痛心啊，我没有想到老百姓的日子还那么苦，那些孩子连一张像样的课桌都没有。一川，爷爷心里难过啊。”

第八章 掌控/227

乔一川笑了笑，从伍长河手里接过报告，就去了停车场。在发动车子之前，乔一川把报告认真地看了一遍，报告写得很完美，刘教授无愧于湖泊方面的专家，在这份报告结尾，提到了湿地保护的意義和价值以及所需要的费用100万。签名是江南资本运营公司，盖章也是江南资本运营公司，乔一川盯着大红章印看了看，感觉哪里有点儿别扭，但没看出问题，就把报告收了起来，发动车子，沿着张怀仁所在的部机关方向开去。

张怀仁主任不在办公室里，不过乔一川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还是很客气，让他把报告交给指定的一名小伙子。小伙子对乔一川倒是很客气，还给乔一川倒了一杯茶水。乔一

川向四周看了看，部机关的办公室很朴素，远不如梅洁部长的办公室。当然在江南资本运营公司如梅洁办公室的也没几个，这女人是把办公室当酒店套房在使用。据说因为工作的问题，她经常就住在办公室不回家。

第九章 交易/258

司守利很小心地退了出去，并将办公室的门轻轻地带上了。司守利一走，乔一川骤然紧张起来。这是他第一次来成道训的办公室，成道训的办公桌上方挂着一幅字帖：天道酬勤。墨泼似的四个大字。乔一川知道，这是江南最有名的手指书法家梁老先生的字，目前梁老先生的字数十万一幅，不过，这个怪老头轻易不肯出手。当然关于梁老先生的传闻，乔一川只是听过，并没亲眼目睹过梁老先生本人。由此可见，成道训的影响在江南还是很有力度的。

成道训放下手中的报表，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说：“坐吧。”

1

“北京那边出事了。”

手机那头的声音有种不纯粹的味道，乔一川听不出是什么，紧张、恐惧还是幸灾乐祸？好像都有点儿。等他仔细听，他才听出那是公司总经理邱国安的秘书万雄的声音。这家伙很久没跟自己联系了，以至于在听到声音的那一刻，竟然生出陌生和不纯粹的味道来。现在，他一大早给自己打电话，就是为了说北京出事了？

北京，那是个令乔一川备感遥远的城市。北京出事，对他来说，也备感遥远，与他无关一样。

乔一川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当时他睡在书房的沙发上，昨晚的折腾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原本他不想动，连眼睛都不愿意睁。人，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会在发生过什么，然后终于睡着后，不愿意再去正视已经过去的事实，就想闭着眼躺在床上，不愿意睁开眼睛去面对已经有阳光的第二天。现在，乔一川就是这样，只要他还闭着眼睛，黑夜好像就在继续一样，就可以不需要去面对、去思考、去迎接，哪怕是有着艳阳高照的又一天。眼睛是闭上了，耳朵却不可能不去听，因为手机的铃声不依不饶。

尽管书房的沙发是那种可以打开当床使的，但昨晚乔一川没打开，就那样蜷缩在上面。可能是晚上躺的姿势不对，一夜时间，他感觉到了身体的僵硬和某些部位的酸痛，特别是隐秘处，竟有些怪怪的感觉，好像是昨晚使用得过于粗暴了，这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

手机铃声是从卧室里传来的，而且连续不断，大有不接听不罢休之感。可乔一川不理解为什么妻子郝小麦不接听呢？昨晚，那个让乔一川不得不正视的夜晚，可不是这样的。昨晚的那个手机声不是铃声，而是振动声，可妻子郝小麦接了。

他被手机铃声吵醒后，从沙发上滚了下来，站起来时被掉在地上的被子绊了一下，倒向沙发时，被沙发的扶手磕到了鼻梁，隐隐作痛。乔一川走进卧室，才发现妻子郝小麦并不在卧室里，床上已经收拾整洁，看不出昨晚有人睡过。可手机还在固执地响着，他有些气急败坏，抓起手机就喊：“大清早的，鬼叫魂儿啊！”手机那头静了一下，不纯粹的声音没了，北京出不出事的声音也没了，他甚至产生了幻觉，手机根本没响过。他听到的声音还是昨晚的，还是那个沙哑一般让人恶心的振动。就在乔一川准备挂掉电话时，一个声音，一种绝对的不纯粹的味道飘了出来：

“北京那边出大事了！”手机另一头说。

“北京出事关我屁事。”乔一川仍然气急败坏。

“是吴得喜，吴得喜，他……他被人杀死了……”

拿着手机的乔一川愣住了。一时间想不起这个吴得喜是谁，可大脑里却分明全是吴得喜的名字，满满的、全全的，容不得他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还是手机那头的人说话了：“我是万雄。你个狗日的，是不是把老子们全忘了？”万雄的火气很大，乔一川这才猛然想起，万雄是他的同学，那个吴得喜是他同学余秋琪的老公。

“都几点了，你还在睡！昨晚干什么了？”万雄显然得理不饶人。

万雄的这句话让乔一川怔住了。是啊，昨晚自己干什么了？他下意识地满

屋找着什么，可他什么也没找着，于是一屁股坐在了床上。万雄还在说什么，他没去用心听，他突然对着手机问：“余秋琪呢？她在哪儿？”

乔一川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女人的脸，这张脸消失了好久。现在突然浮现，并且迅速清晰。他说不清为什么，就是忘不掉这张脸上的那双眼，那双眼里有种东西让他的心动了一下，现在又动了一下。手机那头还是万雄的声音，万雄要他快点儿，快点儿赶过去。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和万雄说了些什么，对方就挂掉了电话。

坐在床上，乔一川的脑海里继续浮现着一个女人的面容，当然还有一种眼神，可他说不好这是余秋琪的眼神还是郝小麦的眼神。他的手这时扶在了床上，碰到了那只玩具熊，那是妻子郝小麦的，郝小麦喜欢这些东西，像个小孩儿一样喜欢抱着这些东西睡觉。他和她没有孩子，尽管结婚好几年了，仍然没有孩子。郝小麦嫌孩子麻烦，嫌要孩子会破坏她的身材，一直拒绝生孩子这件本来属于自己的事情。

乔一川看到玩具熊，想到孩子时，原本还昏昏沉沉的头，一下子清醒起来，他猛然记起来昨晚发生的事情。

昨晚，乔一川也是被手机吵醒的，那时他刚睡着不久。但昨晚的手机发出的不是铃声，而是振动声。在夜里，手机的振动往往会显得声音很大，穿透力很强。当时他习惯性地把手往枕头底下伸去，伸到一半，又突然停下，因为他发现那个声音不是从枕头下面传出来的。他这才意识到，已经有两年了，在夜里，他的手机从没有响过。

乔一川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这才听出那个声音是来自卧室外面，是从半掩的门外传进来的。晚上郝小麦出去了，她这段时间经常出去，然后很晚回来。他没有等她，就自己先睡了。迷迷糊糊的他有点儿想不通，既然郝小麦不在家，那么是谁的手机发出这样的振动声呢？他遇到过类似的情形，半夜三更，会突然惊醒，然后听见外面传来这种振动的声音。那种声音不是他听到的，而是他先感觉到了，好像是躺在摇晃振动的车上，那种振动会慢慢

变成声音在体内穿来穿去。他想起来出去看看，但刚一动，就听见客厅里有人脚步声，然后，他听见了郝小麦低沉的说话声：“到了，正要去洗漱。”

接着，郝小麦的脚步声传到了卧室，她进了卧室套间的洗手间，然后是洗手间的门被很小心关上的声音，然后就是洗手间照射过来的灯光，打在套间的花玻璃门上，郝小麦的影子如幽魂般地令人恐慌。

为什么呢？妻子郝小麦为什么如幽魂般呢？乔一川的头痛了一下，他好像记得自己问过一次，郝小麦说是报社正在改版，全体业务人员都被要求加夜班。今晚也加班了吗？乔一川在黑暗中拧起了眉。

这段时间，郝小麦经常加夜班，他想起来了，他和她好久没有亲热了，她没有要求过，他也没有强求过。他和她之间肯定出现了某种问题，可具体到哪一种问题时，乔一川又说不上来。按理来说，他现在的需求属于人生中最旺盛的阶段，而她也属于最水灵的时期，可他硬是打不起精神，激不起欲望。看来男人的第一生命力是事业，事业的霸气，才能带动对女人的霸气。这是郝小麦的话，只是她说这话时，乔一川并没有上心。现在，这句话从黑暗中跳了出来，他像被重物击中似的，痛了一下。怀念旧日的风光，在这个夜里成了乔一川的主题。只是这样的怀念，却是生命中最无能为力的事情。他突然忆起在微博上看到过的一段话：“在这个把回头看作软弱和耻辱的世界上，走再远，也终究达不到想要的永远，走再近，也终究回不到想要的梦境。人永远是一群被内心的遗憾和憧憬所奴役的生物，夹在生命的单行道上，走不远，也回不去。深情的面孔和柔软的笑意，在炎凉世态中给予我苟且的能力。”

夜，如墨泼似的罩着。乔一川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与年龄极不相配的长叹，令那两道拧成一团的眉梢松开了。一时间，他胸口的闷拉直了，也散开了。

这女人，被乔一川宠坏了，想什么时候回家就什么时候回家，电话不打一个，信息也没见发一个。一回家，不是碰到了这里，就是撞到了那里，

完完全全不顾及乔一川还在熟睡中。只是什么时候，郝小麦的手机调成了振动？乔一川倒是有些奇怪。以前她的手机全是流行歌曲，什么歌流行就下载什么，而且总是把声音调到最大。为这，乔一川不止一次批评过她，让她注意注意形象，好歹她也是一名记者，不是大街上的太妹。可批评归批评，郝小麦从来没接受过，我行我素地照着她的模式生活，还美其名曰，这是个性，并骂乔一川为了升迁，活得如孙子似的窝囊。

乔一川懒得和郝小麦辩论，他也辩不过她。尽管他比她大三岁，可他总感觉比她年长了一轮似的。除了宠她、让她，他着实拿她半点儿办法都没有，谁让他爱那张瓷娃娃一般的脸呢？只是在这个夜里，他说不清为什么，突然注意到了郝小麦的反常，并突然间没法不去在意。他心里有种东西涌着，让他没法控制自己。他轻手轻脚地下了床，做贼般地进了套间，把耳朵贴在洗手间的门上听着。

郝小麦甜而不腻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只有一个字：“想。”尽管隔着门，乔一川还是听得真真切切。他的心“扑通扑通”地乱跳着，似乎要把他一直裹了无数层的包装冲破、打碎。

他站着，努力地做了一个深呼吸，再把手放在胸口处压了压，继续偷听着妻子的电话。那是一种他自己也无法形容的心境，偷窃？无聊？刺激？好奇？无奈？具体落到哪一个词上，他说不清楚。他第一次发现自己也有这种心态：窥探、怀疑自己的妻子。这种他以前最看不起的别的男人所有的心态，在他身上居然也有，而且来得这么具体和猛烈。他也知道这种心态一旦成为习惯，他一样会沦为这种窥视心态的奴隶。而在这之前，他从不在意郝小麦还有什么隐瞒着他，也从没认真想过郝小麦会有事隐瞒着他。

今晚，乔一川特别留意。他更加靠近洗手间的门，妻子这时“咯咯”地笑了起来，那是一种极其天真、极其无邪的笑。他以前经常被这种笑声所感染。他总是搞不清楚，快奔三的她，为什么总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呢？可是他又偏偏喜欢她的这种长不大，喜欢听这种无邪而又快乐的笑声。只是现在，妻子显然

不是笑给他听的，而是笑给另一位如他一般喜欢这种笑声的男人听的。

乔一川的呼吸变得紧张，心跳得更加狂乱。他努力地压抑着自己，生怕一不小心冲了进去，惊吓了郝小麦。

郝小麦的声音嗲了起来，她说：“嗯，我还想要呢。”那种语调，那种嗲气发腻，一听就能听出来源于什么。曾几何时，郝小麦对他也发出过这样的声音。这种声音甜丝丝的、软绵绵的，却又能让人血脉偾张。以前他只要听到郝小麦的这种声音，都会难以抑制，强烈的生理反应让他有一种非她不娶的想法。

有多久没听到郝小麦的这种声音，乔一川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只是，当这样的声音再次响起时，一种久违的反应还是那么强烈地刺激着他。他脑门的血迅速往上冲，心跳得越来越快，几乎都要蹦出嗓子眼儿。他努力控制着自己，其实这一刻他也无法动弹。妻子在和别的男人调着情，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调情，那是一种求欢，而且是从妻子嘴里发出来的求欢。对于一向以男子汉大丈夫自居的乔一川而言，这个求欢的女人等同于贱妇。而这个贱妇却是他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摔了的郝小麦。

现在，这个贱妇和他近在咫尺。他扬起了手，准备破门而进。可当他的手高高抬起时，一道黑影呼啸而过，他愣住了。灯光把他高举的手拉成了一把古剑，闪着与这个时代并不合一的光芒。

“要，要你亲……嗯，喜欢你亲那里……”妻子的话再一次打破了夜的宁静，暴风雨般敲打着乔一川的心。他的脑子一片空白，妻子的话如涨潮的水前赴后继地涌了过来，汹涌澎湃地掩埋着他。他就那样傻愣愣地站在洗手间门口，突然找不到方向，甚至找不到进入的理由。

他的心顿时像是钻进了成千上万条虫子，蠕得他无比难受。他无力地垂下高高扬起的手。

这时，洗手间流水的声音中夹杂着妻子哼唱的歌声：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

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
恩爱过后 就不来找我
总说你很忙 没空来陪我
你的微博里面辣妹很多
原来我也只是其中一个
万分难过 问你为什么
难道痴情的我不够惹火
伤不起 真的伤不起

.....

歌声被夜的宁静拉扯着，传向了湖边，传向了湖对面那幢让乔一川无限向往的大楼。他狠命地咬着牙，一转身远离了洗手间的那道门。他不是不想冲进去，不是不想对着郝小麦一顿暴打。可是，冲进去之后呢？他和妻子就得撕破脸，要么他走，要么妻子走。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不是他暂时想要的。

他已经没有事业，说得准确一点应该是他的事业已经搁浅了。如果他再没有家庭，如果再失去郝小麦，这套房子对面的那幢江南资本运营公司的大楼，他还能钻得进去吗？还能坐得下去吗？他已经坐了两年的冷板凳，他不在乎再多坐几年的冷板凳。可他在乎有没有一个家，在乎这个家有没有一个女主人在走动。

乔一川松开了握得满是汗水的拳头，迈开仿佛被千斤铁链锁住的双腿，走向了卧室。

忍。乔一川在心底再一次刻画着这个字。尽管他知道忍字头上一把刀，会刺得人流泪、流血，可总比送掉性命强。这是乔一川的逻辑。

自从当副总经理的父亲乔佰儒自杀以后，乔一川放在心尖上的那个“忍”字就被他融进了血液里，无时无刻不在身体里撞着他、挤着他、压着他，让他变得小心谨慎的同时，也多了一份同龄人的深沉和忧郁。拿妻子郝小麦的话来说，就是一夜之间，他从人变成了鬼。别人都在五彩斑斓地活

着，尽情享受时代的繁荣和昌盛，而他却在装孙子，玩深沉。不就是死了一个当副总经理的父亲吗，至于搞得像天塌下来一般，如此死气沉沉吗？他怕啊，这种缺少乐趣、缺少激情，甚至缺少爱情的生活，让郝小麦生不如死。

可乔一川有乔一川的道理。商场从来都是云谲波诡，连身为副总经理的父亲都能够在一夜之间消失，何况他这个小小的计划部副部长？只是这些，郝小麦永远不会懂。她那张瓷娃娃一般的脸，挂不起商场的尔虞我诈。她就是上帝派来征服男人的，越是如他一般冲进商场里的男人，越容易被郝小麦那张永远也长不大的脸所迷惑。

乔一川当初听从了父亲的安排，踏进了江南资本运营公司的商场，这一踏入就是好几年。在这好几年里，他一路过关斩将冲到了计划部副部长的位置，原以为自己会成为江南资本运营公司里最耀眼的职场新星，可父亲的死，把他从云端拉到了谷底，甚至是十八层地狱里。在父亲死去的两年内，乔一川坐尽了冷板凳，可他并不认为坐冷板凳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父亲的死因至今不详。那是握在董事长成道训手里的一张生死牌，随时随地会要了他的命。这些，他不会告诉郝小麦，更不会让她受到半点儿惊吓。只是他万万没想到，郝小麦竟然在他的眼皮底下，活生生地给他戴了一顶绿帽子，而且戴得如此突如其来，如此轻易，又如此沉重。

乔一川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床上的，他继续装睡。严格地说并不是在装，而是真的动不了，不知道怎么动。

当郝小麦带着一身香气在他身边躺下时，乔一川的怒意和恨意密切交织着，他的大脑在这一刻还是短路了。他满脑子都是妻子在一个模糊男人身下的镜头，那情形好像正在进行，而且热火朝天。郝小麦发出了一种声音，那是一种呻吟，一种幼兽般不知道是快乐还是痛苦，却能让人发狂的声音。

他突然想起一个笑话：几个人在高尔夫更衣室里，一部手机响了很久，一男人按了免提键。女：亲爱的你在俱乐部吗？男：在。女：我看到一辆宝马才不到200万元。男：买。女：还有那个楼盘又放盘了，6万元1平方米。

男：买。女：好爱你。男：也爱你。旁边的男人敬佩得目瞪口呆。男人挂了电话问：这是谁的手机？

现在，他很想对着这个黑夜，对着身边的郝小麦喊：“这是谁的老婆？”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力量，一种从来没有的邪恶从乔一川身体最深处爆发出来，让他突然变得狂野，他猛然翻身压向了郝小麦。压在惊呆的郝小麦身上，他异常迅猛地扯着她的睡衣、睡裤，瞬间就将郝小麦剥得光溜溜的。他死死地压住了在自己身下本能地抗拒的妻子，强力分开她的双腿，他那玩意儿直愣愣的，而且从未如此坚硬，像一柄利剑，也像一根大棒，在郝小麦还来不及有任何反应时刺了进去。疼痛让郝小麦发出了一声尖叫，那声音无比凄厉。可在乔一川的耳朵里，这声音让他备感快慰，备感舒畅。他开始猛烈地攻击着她，带着前所未有的力量，也带着前所未有的复杂，一遍又一遍地搅动着她，也搅拌着他和她的未来。

夜，越来越沉。偶尔滑过的车辆刺破了夜的沉静。乔一川两腿之间那根摆来摆去的东西，如匕首一般冰凉、坚硬。他骑着郝小麦，肆无忌惮地在她的身体里刺杀着。他似乎看到了大摊大摊的鲜血，从她的身体里往外倾泻着。他的力量越来越大，进入的过程越来越深，他如一只疯掉的野狗，在她的身上尽情地撕咬着。血，越来越鲜、越来越稠地在他的眼前流淌着。他如一名在战场上杀红了眼的斗士，越战越勇。当她企图挣扎时，被他用双手紧紧地摁住，不能动弹，她越扭动，他则越发猛烈。渐渐地，她开始发出了呻吟声，而且一声比一声高。可乔一川在这一刻听不见妻子的声音，看不到妻子的痛苦。

他变得越来越狂暴。她最终放弃了挣扎。第一次她有了被人强暴的感受，这是一种屈辱。而这种屈辱竟来自于自己最熟悉的丈夫，这个两年内冷漠她也冷漠一切生活的男人，此时却像条疯狗一样猎杀着她、掠夺着她。她那么惊愕，也那么无助。这一刻她完全不认识在自己身上翻腾的这个男人，这个自己曾发誓要无比深爱的男人。

她和他曾经是江南市的金童玉女，曾经很风光地引起江南市所有年轻

一代的艳羨。在江南市，好几家影楼里都展示着她和他的婚纱照，也展示着她和他的爱情。可现在，她爱他吗？她发现爱是个很茫然的词，特别是在今晚，她的爱茫然得一塌糊涂。没有哪一种茫然，比在同一晚上经历两个男人的蹂躏来得更具体、更透彻了。

她最看重的其实是婚姻。在女人这一生中，没有谁不认为婚姻的成功是人生最大的成功。她当初嫁给乔一川时，认为她的婚姻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婚姻，是最真实又最实惠的婚姻。她不喜欢裸婚，在她的世界里，打拼是男人的事情。特别是对于她这种有着天姿国色的女人，就应该享受着男人的成功，享受着男人的呵护和百般宠爱。柴米油盐的婚姻，不属于她，它只属于那些长相平平的女人，她们需要靠双手去赢得她们的爱情和婚姻。这是没有理由也是没有道理的一种道理，上帝给了女人美貌，就等于给了她无限享受的权利。

这是郝小麦的理论，也是郝小麦的人生。只是当她的身体从一个男人胯下转到另一个男人胯下时，她有的只是彻入骨髓的悲凉。她只想享受爱情，只想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难道她错了吗？难道乔佰儒的死，就该葬送掉她一生的幸福吗？那不是她要的生活，更不是她该承受的结局。可是现在，一种复杂的情感翻江倒海地扑向她，爱与被爱，婚姻与过日子全部混淆在一起，在她的身体里不断地翻腾。她找不到方向，找不到通往结局的路。那种带着使命般的背叛成就了她，也毁灭了她。她第一次如此厌恶自己，如此厌恶那张被无数人夸过的脸。

她有过愧疚，有过不安。可那个男人的出现，如魔鬼一般，她在绝对顺从的同时，也奉献了她的身体。而现在，这个正在狂野冲击她的男人、自己的丈夫和爱人，突然变成了一个她并不认识的陌生人。一种害怕，一种丢失，在这样的夜里，严严实实地裹住了郝小麦。她在片刻的绝望后，努力地调整着身子，她想去迎合他，去接受他，因为她爱他。没有哪一种爱会这么尴尬，这么孤寂。